



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书系

张先清 / 主编

语言、族群与演化

语言人类学的传统与超越

邓晓华 /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书系

张先清 / 主编

语言、族群与演化

语言人类学的传统与超越

邓晓华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族群与演化:语言人类学的传统与超越 /

邓晓华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9

(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书系)

ISBN 978 - 7 - 100 - 16920 - 2

I. ①语… II. ①邓… III. ①人类语言学-研究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83951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语言、族群与演化:语言人类学的传统与超越

邓晓华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山 东 临 沂 新 华 印 刷 物 流

集 团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 - 7 - 100 - 16920 - 2

2019年1月第1版

开本 640×960 1/16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张 25.25

定价: 76.00 元

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书系

编委会

主 编：张先清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孔青山 邓晓华 石奕龙

刘家军 张先清 余光弘

宋 平 杨晋涛 俞云平

彭兆荣 董建辉 蓝达居

自序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不知不觉中我在厦门大学已经服务 30 年了，我也到了人生的“秋叶”时节，其间，我在学术的孤独与愉悦中前行，聊以自慰的是，我的研究兴趣总是在学术的前沿中探索，数十年间，虽然身处这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中，每每未尽人意处，总能“无欲自然心似水”，“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超脱坦然地面对各种境遇。

回首学术之路，能有今日之成果，我特别感激和怀念那些对我有过帮助的老师 and 朋友们！

参加 1977 年高考后，我在福建龙岩招待所喂猪，以候补生资格被扩招就读于龙岩师范大专班（龙岩学院前身），仅仅读了一年零三个月书，承蒙母校厚爱留校任教。1981 年暑假我参加中国语言学会在武夷山下的建瓯古城主办的暑期汉语方言研究班，当时给我们上课的先生有李如龙、黄典诚、许宝华、黄家教、吴宗济、王福堂等著名语言学家，虽仅月余时间，但在这个宁静的闽北古城的学习生活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此时为初识语言学。该班结束时，许宝华先生写信推荐我参加当年 9 月由先师严学窘教授主办的华中工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前身）音韵学高级研究班，我至今很感激许先生的荐举。此时严老是华工顾问、中南民族学院（中南民族大学前身）副院长、中国音韵学会会长，以他老人家良好的人脉和优势资源，音韵班云集了国内高校一批优秀的古汉语骨干教师，聘请的授课先生都是国内最杰出的语言学家。其中，严老讲语

言学方法论，孙宏开老师讲国际音标和羌语记音，赵诚老师讲甲骨文形音义以及商代音系，李新魁老师讲等韵学，瞿霭堂老师讲汉藏语比较，授课设计完全体现了严老的语言学理念，即注重从古代文献、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三方面结合研究中国语言学，这种思想至今仍是很先进的。音韵班每天上下午上课，晚上自习，历时三个月，我们接受了传统语言学、语言调查、历史比较法的严格训练，该班为后来的学术界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语言学家。1984年我考上了严老的研究生，攻读汉语史。期间，1985年6月美国华盛顿大学罗杰瑞（Jerry Norman）先生应邀从北大到华工讲学，专门给我讲了几次有关古闽语构拟的课，由此我对西方比较语言学有了更深刻认识。后来我出版《人类文化语言学》，分别请了严老、罗杰瑞先生、李新魁先生作序，反映了我这一阶段的学术训练背景。我的硕士论文是《闽西客话的音韵研究》，其中发表了几篇文章，有的收集在这本书里。等到20年后，我在恩师尉迟治平的帮助和指导下，重返母校获得博士学位，其中博士论文的部分成果也收集在本书中。

1987年6月我通过同学安钢联系到厦大人类学系工作，当时系主任陈国强先生欣然接受，我开始给考古专业和人类学专业学生讲授“汉学导读”和“语言人类学”等课程，并担任1988级人类学专业班主任，带学生参加考古学及人类学野外实习，开始接触和学习人类学和考古学知识，陈先生故去多年，我至今怀念他。此后，我有10余年时间负责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工作，期间，主持了厦大两次校庆人类博物馆大修及布展，由此，我对博物馆以及文化遗产专业有了切实了解和认知。同时，我长期担任国家一级学会中国人类学学会法人代表及秘书长，常常组织协调各种人类学学术活动。这些工作经历让我具备相关学科的知识背景，从多学科视野来审视语言学研究比起仅从单一学科的角度来说，应该更具备学术优势和特点。如今，我在厦大招收语言学、人类学与民族学、考古学博士生，也是这几个博士点的学术带头人，这种长期以来

的多学科的学术积累和熏陶，给我带来许多学术乐趣，我也特别愿意给年轻朋友介绍多学科研究的优点和快乐。

与国际学术界交流是学术创新的动力。记得先师严老多次训导，学术是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进的，不是独自的拓荒。我20世纪90年代先后参加美国斯坦福大学阿瑟·武雅士（Arthur P. Wolf），台湾“中央研究院”李亦园院士、庄英章教授和厦门大学合作的“台湾与福建社会文化比较研究”；与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三尾裕子教授合作“福建民间信仰研究”项目，调查闽南“王爷”信仰；与东京都立大学著名宗教人类学家佐佐木宏干教授合作调查闽南“萨满”信仰；应台湾姓氏渊源研究会会长林瑶祺医师邀请赴台湾调查客家文化两个月，我很感谢林先生的资助，让我有机会体验台湾的生活。2000—2001年，经好友日本文教大学潘宏立教授介绍，我应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田村克己教授邀请，担任民博客座教授一年；2012年时任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副馆长的田村克己教授再次邀请我任民博客座教授半年。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是国际上最重要的人类学研究基地之一，其研究实力堪称亚洲第一，我在民博更新了知识，度过了难忘的美好时光，我很感谢田村老师、韩敏老师、宏立兄的热情帮助。2001—2003年我应王士元老师邀请到他在香港城市大学的语言工程实验室工作，并任城大语言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参加他和王明珂先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主题研究计划“中国各民族的起源及形成过程”，在王士元老师指导下，我开始学习使用现代科技手段处理语言数据，并尝试从遗传学、考古学、语言学这三个窗口研究语言学。本书中有的文章就是此时的研究成果。香港的生活愉快而难忘！感谢王士元院士、郑锦全院士、邹嘉彦院士和同学潘海华教授曾经给予的许多关照和帮助。

我先后主持的重要研究项目如下：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汉语方言与语言接触理论的研究”（1999年），“汉藏语系谱系分类及其时间深度的研究”（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台湾原住民问题研究”

(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南方民族的起源及形成”(2005年)。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汉语方言研究与语言演变理论的建构”(1998年),“基于汉藏语同源词数据库的语言数理分类及语言年代学研究”(2008年),教育部项目“人类学数字博物馆”;中国科协项目“土楼客家人的生存技术专题虚拟博物馆”。福建省社科重大项目“世界文化遗产客家土楼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研究”(2011年),福建省软科学重点项目“海峡西岸河口区域城乡开发与海洋永续利用的模式研究”(2010年)。

获得的主要奖项如下:《壮侗语族语言的数理分类及其时间深度》,教育部第五届中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藏缅语族语言的数理分类及其分析》,国家民委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中国的语言及方言的分类》,福建省第九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苗瑶语族语言的亲缘关系的计量研究》,福建省第六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人类文化语言学》,福建省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客家方言》,华东地区优秀教育图书二等奖。参与中国科协《中国数字科技馆》项目,主持其中子项目《客家土楼》,《中国数字科技馆》获联合国2007世界信息峰会大奖。今年年初,获福建省授予“福建省文化名家”称号。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我之所以罗列以上,乃希望读者了解我的整个学术路程,方便对本书的阅读。学术兴趣的漂移多由环境决定,然创新是我永不放弃的努力目标。

本书之所以称为“语言人类学”,乃因为我长期服务于厦大人类学系,同时,我认为语言学与语言人类学差别不大,语言人类学研究更多使用到人类学方法,关注人类学研究取向,而语言学研究则较多关注语言结构本身的变化。但近年来,这种状况开始发生改变。按照王士元先生说法,语言是个复杂系统,其变化与人类生理、认知、文化因素及社会网络关系极其密切。从传统来看,语言学与人类学关系也密不可分,美国人类学大师博厄斯研究印第安人文化,其《美洲印第安人语言手

册》是语言民族志与描写语言学的开山之作，创建了语言人类学。2009年我受老友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系著名语言学家陶红印教授邀请在该校访问时，有意调研语言人类学与语言学的关系，发现美国语言人类学的刊物内容与其他语言学专业刊物几无差异。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研究结构沿袭了美国人类学4大分科传统，即语言学、考古学、生物学和文化人类学。总的来说，语言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及研究目标重视人类学研究取向。

本书的有些文章是合作的成果，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的老师王士元先生以及我的学生邓晓玲博士、高天俊博士，与我分享他们的创见和劳动。厦大人类学与民族学系系主任张先清教授对此书出版甚为支持和关心，天俊、孙瑾、水云等几位同学对本书编辑出力甚多，一并致谢！还要感谢商务印书馆编辑的帮助！最后，感谢我的妻子和家人长期以来对我的支持和帮助！

是为序。

邓晓华

2018年2月25日于厦大海滨东区寓所

目 录

自序	1
----	---

第一部分 闽客方言——经典的语言本体研究

闽语时代层次的语音证据	3
闽西客话韵母的音韵特点及其演变	17
古音构拟与方言特别语音现象的研究	50
客家方言的词汇特点	61
论客家方言的断代及相关音韵特征	72
客家话与赣语及闽语的比较	80
古闽、客方言的来源以及历史层次问题	89
闽客方言一些核心词的“本字”的来源	
——兼论汉语方言的考“本字”问题	102
论客家话的来源	
——兼论客畬闽关系	112
南方汉语中的古南岛语成分	120

第二部分 语言、族群与文化——语言人类学的视野跨越

福建境内的闽、客族群及畬族的语言文化关系比较之试论	131
从身体部位名称看客畬的认知模型	178

从语言推论壮侗语族与南岛语系的史前文化关系	
——谨以此文悼念恩师严学窘教授	212
试论南中国汉人及汉语的来源	234
语言人类学研究推进濒危语言保护	
——访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邓晓华	250
 第三部分 语言演化的计量研究——语言学与生物学研究方法的碰撞	
苗瑶语族语言的亲缘关系的计量研究	
——词源统计分析方法	257
藏缅语族语言的数理分类及其分析	279
壮侗语族语言的数理分类及其时间深度	297
对中国南部地区的濒危语言的消亡时间、速度和方向的模仿预测	
——以畲族语言为例	322
论壮侗语和南岛语的发生学关系	333
语言研究新视野：演化语言学	351
试论语言演化网络	
——以藏缅语为例	374
 后记	390

第一部分

闽客方言——经典的语言本体研究

闽语时代层次的语音证据^{*}

闽语是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我们重点研究闽语的历史层叠，即从闽语的音韵层次考察闽语移民社会的方言史及其文化层。

罗杰瑞教授在《闽语的时代层次》一文中，从词汇角度替闽语划分时代层次，认为闽语自汉代就已经从中原汉语分离出来，这在方法论上是对闽语研究的一个突破。但罗先生仅仅依靠词汇分层次，也没有具体论证他的观点。本文则试图从语音角度出发，把闽语分为汉代、南朝、唐宋三个大层次。我们依据的主要材料是闽语的文白异读音。一般认为闽语的文读音反映唐宋音，白读音反映上古音。这种说法过于笼统。实际上白读音并非是一个平面上的东西，如闽语歌韵白读有 ai、uai、oi、ua 形式，文读念 o。歌韵的白读音至少反映两个层次，即带 -i 尾的代表闽语歌韵最早形式，ua 代表第二个层次，而文读音 o 反映的则是闽语晚期形式。我们根据前人对上古和中古的拟音的研究成果，可以大致确定闽语时代层次的先后时间关系，还有可能确定每个层次的时代。有白读音的词音不一定整个词音的声韵调都属于白读。有可能声文韵白或声白韵文，文白词音的演变是以音类为音变单位的，而不是以音素或音节为单位，这个音类可以是声类、韵类或调类中的任何一方。所以我们进行历史层次的比较时，完全可以把一个词音的每一音类分解开来，以声

^{*} 本文初稿发表于 1985 年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四次学术讨论会，刊于《华中工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6 年第 2 期，又刊《语言研究》1998 年增刊。

韵调为单位分别进行比较。我们把闽语当作整体对待。根据今人研究结果，闽语可分为闽东、闽南、闽北、闽中、莆仙五个分区。我们于每个分区选几个点。闽东选福州、福鼎、福安；闽南选厦门、漳州、龙岩；闽北选建阳；莆仙选莆田；闽中选永安。每个时代层次的特点不可能完整保留在每一个方言里，但是如果这个特点在五个分区中的任何一个分区里普遍存在，我们就认为这是划分闽语时代层次的证据。

一、反映汉代读音的证据

歌韵读音：闽语歌韵白读形式主要有 uai、ai、ua，文读形式是 o。白读音反映两个大层次，即带 -i 尾的来源于闽语最早的原始形式，ua 形式晚于 i 形式，文读 o 则是最晚形式。

方言 \ 例字	舵	我	破	坐	笋	簸	拖	磨
福 州	tuai ⁵	ɲuai ³	p ^ʰ uai ⁴	sɔy ⁴	lai ²	puai ⁴	t ^ʰ ua ¹	muai ²
福 安	to ⁵	ŋo ³	p ^ʰ o ⁴ _文	ts ^ʰ ɔi ⁴				
建 阳	do ²	ɲuai ³	p ^ʰ ui ⁴		suai ²	pui ⁴	p ^ʰ ui ¹	mui ²
漳 州	tua ⁵	gua ³	p ^ʰ ua ⁴		lua ²	pua ⁴	t ^ʰ ua ¹	bua ²
莆 田	tua ⁵	kua ³	p ^ʰ ua ⁴		lua ²	pua ⁴	t ^ʰ ua ¹	bua ²

以上都是白读音（下注“文”字的是文读）。本文讨论闽语历史层次，主要依据白读音。文读音只用来说明文白的先后时间关系。闽南歌韵只有少数字念 ai。如龙岩“驮” tai，“跛” pai。根据王力先生拟音，汉代歌部为 *ai，闽语歌韵念 ai，保留汉代音读。王力先生把《切韵》的歌韵拟为 *a，闽语 ua 形式似可印证。另一种解释是 ua 形式直接来源于闽语原始形式 *uai，后脱落 -i 尾。

闽语中古麻韵有少数字白读念同中古歌韵，这反映西汉以前部分中古麻韵字与歌韵合流，显然这也是汉代歌部的残余。如：

方言\例字	沙	鲨	麻	蔴	蛇
福 州	sai ¹	sai ¹	muai ²	muai ²	sie ²
厦 门	sua ¹	sua ¹	mua ²	mua ²	tsua ²
莆 田	tua ¹		mua ²	mua ²	tɿa ²

值得注意的是闽语“火”字，这个字白读不同于歌韵其他字的读音而与中古微韵字音相合。

方言\例字	火
福 州	hui ³
厦 门	hui ³
莆 田	hua ³

“火”字上古属微部，一直到东汉才从微部分出，归入歌韵。闽语“火”的反映形式暗示“火”字来源于上古微部，不属中古歌韵。这很可能是西汉音的残余。

支韵读音：闽语中古支韵文读形式为 i，白读形式为 ie、ia、ai。ie、ia 只限于支韵，ai 形式中古支脂之韵都存在。白读形式 ie、ia 代表两个不同的历史层次。ia 代表早期形式，ie 相对较晚，证据是上古存在歌支合韵现象，中古支韵部分来源于上古歌部，上古歌部中的主要元音 *a 一直到西汉保持原读不变，西汉时中古这部分的支韵字仍与歌部协韵，所以西汉时这部分的支韵的主要元音仍是 *a，直至东汉支韵从歌部分离。闽语部分的支韵字的白读音：

方言\例字	骑	倚	蚁	寄	倚	纸	奇单
福 州	k'ia ²	k'ie ⁵	ŋie ⁵	k'ie ⁴	ai ³	tsai ³	k'ia ¹
厦 门	k'ia ²	k'ia ⁵	hia ⁵	kia ⁴	ua ³	tsua ³	k'ia ¹
建 阳			ŋye ⁴	kye ⁴		tsye ³	
莆 田	k'ya ²	k'ya ⁵	hya ⁵	kyu ⁴		tsya ⁵	
永 安	k'ya ²	k'ya ⁵	ŋya ⁵	kyu ³	ie ³	tsya ³	

显然这部分支韵字反映的是西汉音。值得注意的是“地”字上古原属歌部,《楚辞·天问》中的“地”字还与“歌”相押,这个特点至今保留在福州、建阳方言中,“地”念 tia,主元为 a。

西汉歌部与脂部字协韵现象增多,说明这两部的主要元音可能相近。脂部在闽语中白读有念 ai 韵的,如:

方言\例字	指	梨	夷	屎	狮
福 州	tsai ³	lai ²	t'ai ²	sai ³	sai ¹
厦 门	tsai ³	lai ²	t'ai ²	sai ³	sai ¹

这很可能反映西汉歌脂关系密切的音韵特点。

东部读音:闽语有不少中古通摄字白读念 aŋ、ak 形式的。即文读形式主元音为 o 或 α,而白读形式主元音为 a。如:

方言\例字	蓬	东	桐	笼	空	动	红	聋	缝
厦 门	p'aŋ ²	taŋ ¹	t'aŋ ²	laŋ ²	k'aŋ ¹	taŋ ⁵	aŋ ²	laŋ ²	p'aŋ ²
莆 田	p'aŋ ²	taŋ ¹	t'aŋ ²	laŋ ²	k'aŋ ¹	taŋ ⁵	aŋ ²	laŋ ²	p'aŋ ²

中古通摄东冬钟韵在闽南、莆仙区白读都有念 aŋ 的,东韵出现的字多,冬钟韵只限于少数最常见词,如“松依冬虫梦蜂”。东韵白读念 aŋ 有一个特点,就是一三等同形,三等韵没有介音,这个现象反映闽语早期特点。上古阳韵主要元音是 *a,似可成定论。阳韵字在闽南文读形式为 iaŋ,白读形式为 iɔ̃。显然文读音是晚起的,白读音来源于中古 *iaŋ → iɔ̃。所以说闽语阳韵的白读同东韵的白读不是一个层次上的。阳韵上古音形式是 *aŋ,与鱼韵 *a 对应。西汉东阳协韵,所以江永说“东每与阳通,冬每与蒸侵合。此东冬之界限也”(《复王石臞先生书》)。东阳相通,在《诗经》中还不多见。但至汉代渐多,《淮南子》、陆贾《新语》较为常见。李方桂认为:“东部有 *u 元音而阳部有 *a 元音。似乎难以解释东阳通协的状况。这大概是个古代方言现象。”他认为上古 *i*u 元音都有分裂为复合